

带 下 篇

——程门雪遗稿之三

何 时 希 整 理

江南之人，十女九带。良以土地卑湿，风俗靡侈，或以思想之无穷，或属六淫之侵贼，故病者甚众。然轻者不为害，重者则非药不可。带下之名，亦有数说：带脉环腰，状如束带，带失约束，白液绵绵而下，故曰带下，此一说也；带下者妇人隐疾，不便明言，古人束裳以带，故讳言腰以下之隐疾为带下，此二说也；痢出后穹，乃邪热传于大肠，带出前阴，乃湿热注于胞中，二证大致相同，痢古称滞下，带亦即滞下也，其云带下者，滞下之误耳，此三说也。虽各不同，均有其理，但与带下之病理治法无干，可以存而不论。至言带下之病源，则《素问》以为任脉为病，其文曰：“任脉为病，男子内结七疝，女子带下瘕聚”。王注谓“任脉起于胞中，上过带脉，似束带状，故曰带下”。但以文义言之，不曰带脉为病，而曰任脉为病，则带下之名，决非如上述带脉似束带状之义。以带下与瘕聚并言，则滞下之理似当，若以带脉不束为论，则不当引经义任脉为病之旨。然以实验所得，则带任二脉，均有造成此病之可能。且普通带病，亦不能限定一因，其源甚众。言病则有内因、有外因，言症则有虚有实，虚者有寒、热之不同，实者有风冷、湿热之不同。更有纯虚之症，当全用填补者，纯实之症，全用攻下者。以言乎治，则温清通涩、升补攻下均可依症而施。今特分言如下：《素问》曰：“思想无穷，所愿不得，意淫于外，入房太甚，发为白淫”。即白带如泉，清而腥气特重，近身即闻。其因则以思想无穷、所愿不得八字为总纲。而有室女与已嫁之别，意淫于外，所愿不遂，每多发于室女，以及师尼寡妇。若已嫁有夫之妇，则入房太甚而得者为多。细言之，则内因之中又分二种：意淫于外

者，为纯粹内因。入房太甚者，为内因中之兼不内外因者矣。论治则房室太过者，以寡欲为根本解决之法，以多欲则阴精消耗，水竭泉枯，相火愈炽，火铄津液，如泉而下，不竭不止。左尺主水，右尺主火，水亏火旺，故右尺必数弦数。节欲之外，再以方药治之，则养阴清火，滋肾制相，为一定不移之法，如六味丸、知柏八味丸、大补阴丸、三甲饮之类，均可按症取用。若脉不数而迟，不弦而弱，面色萎黄，唇口皓白，舌淡纳少，少腹作痛，腰痠冰冷，或重坠如带重物，则属虚而兼寒，又非温补不可，初则温脾，继则温肾，终则以有情血肉温补奇脉。温脾如异功、理中、香砂、豆蔻、益智之类；温肾如肾气、四神、胶姜、胶艾之类；温补奇经如鹿茸、鹿角、狗脊、巴戟、羊肉、虎骨胶之类。初起宜温，温之不应则补之，补之不应则升之，升之不应则涩之，涩之不应则非治奇经不可矣。其腰重坠而作冷者，近效附子白术汤甚效。若带下如崩欲脱，非大剂补中益气，加熟附、龙、牡不为功，老年体虚者每多此症，不可不知也。若症见虚弱，而有口苦咽干、五心烦热、脉数苔黄、舌绛诸象，是虚而兼热，其带必兼黄色，或赤白相杂，宜补虚之中，少佐清热为用，如洋参、沙参、川斛、麦冬、天冬、莲子、玉竹、扁豆之类，一派清灵之品，补而不膩者为君，以治其虚。少佐知、柏、丹、泽、芩、连之品，一二味为佐，以治其热。其必取用苦寒者，一则以苦寒之品，能清下热；一则以苦寒之质，能坚阴也。若胃气强者，可用厚味，则三甲复脉、大补阴丸、知柏八味各方，均可加减取用。兼赤者，丹地四物、荆芩四物、六味丸均属效方，依症进退，治无不效。此虚热带下之大要治法也。其属实

症者，有风冷所致者，《圣惠方》曰：“妇人带下，由受于风冷入于脬胞而成”。严用和亦云：“劳伤过度，冲任虚损，风冷据于胞络，此病所由生也。且妇人平居之时，血欲常多，气欲常少，方谓主气有原，百疾不生。倘或气倍于血，气倍生寒，血不化赤，遂成白带”。其症腰冷重坠，下半体无汗，带下清稀，子户作冷，少腹时痛，喜热畏寒。虽无虚象，实属寒邪，治非温散不可。杨仁斋谓：“带下之由于风冷停宿者，官桂、干姜、细辛、白芷为要药。先散寒邪，后为封固。若初起即用温补，风冷便无出路”。可谓要言不烦。其治宜用辛温香燥之品，燥以胜湿，温以胜寒，辛以散风也。风冷甚者，可以坐药暖之，风冷既除，再用温肾燥土之剂，以善其后，如参、术、艾、附之类可也。若无风而但属湿痰胜者，其人必属体丰，体丰多痰，痰滞下流，带脉不举，带下稠浓，白滑如涕，但重不痛，脉来沉滑，宜二陈、平胃、星香、导痰之类。或用风以胜湿亦可。但治其痰，痰清而带自减。痰滞结者，可用十枣、涤痰之类攻之，峻去其痰，源清则流自洁，此通因通用法也。药虽峻而用灵，症重者非此不效，惟少见耳。世传威喜丸为湿痰带下效方，实则黄蜡油腻，犯胃欲恶，殊不适用。惟带脉虚滑而脾有湿痰，虚多湿少者颇宜，亦当煎好去油，然后可服也。其湿热带下，带色必黄，身无虚象，但常带下，苔黄口苦，小溲短赤，宜苦辛燥湿，苦寒清热，如二妙丸之苍术、黄柏同用，甚为可法。傅氏女科用苡仁、黄柏一方，以治湿热带下，清灵周到，取用极效。兼赤者夹心火，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小肠为火府，宜泻小肠，用导赤散加山栀。兼青者夹肝火也，土湿木陷，肝郁不舒，郁而化火者，宜加味逍遥散，或黑防风、白芍、川楝、乌梅、左金等疏之和之。肝胆相火有余，热逼下注，症现有余者，龙胆泻肝汤、柴胡清肝饮之类泻之，湿热既除，始用清养之品，以资调理。若赤白带下已久，少腹作痛，来而甚多，体见弱象，而气滞血不调者，用震灵丹虚实同治。气滞血凝，故用乳、没，体虚滑脱，故用禹、脂。一则涩其

久带，一则温通其痛，亦一通补之良方也。而世人莫用，药肆中十九不备，妙药不传，其湮没者众矣，诚可惜哉。昔谓女科带下，有如男子白浊，均为湿热下流，非通不可。其言诚是，惟不能统治一切带下耳。昔人有分白带、白浊、白淫为三症者。谓白带时时流出，清冷稠粘；白浊则浊随小便而来，浑浊如泔；白淫常在小便之后而来，来亦不多，此男精不摄，滑而自出也。其辨白淫，另出一解，颇觉新颖。其症亦多，其因非相火旺，即肾气虚。肾气虚不能摄精，相火旺亦不能摄精。至其所论白带，乃白带属虚寒者之一种耳。所论白浊，与带下之属湿热者同治，而异其名。固可辨而不必辨者也。大抵湿热带下，初起宜通利，如四苓、八正、六一、分清之类，治浊者均能治带。久则伤其肾阴，纯用通剂，或致虚虚之流弊，当育阴与通利同用。猪苓（汤）之用阿胶，春泽（汤）之用人参，威喜（丸）之用黄蜡，六味（丸）之用地黄、山药，均是虚实同顾。王冰谓壬水患其不流，癸水患其不足。其不流者，正由不足而来。欲通其流，诚非滋其不足不可矣。此湿热带下之大略也。更有纯虚之症，宜于用补者：如脾虚者，甘温补脾，必佐升阳；肾虚者，咸温补肾，必佐涩精；肝虚者，甘酸敛肝，必兼伸木；奇经虚者，更以血肉填补，兼以介类潜之，石类镇之，咸以引之，酸以收之，苦以坚之，涩以固之，治虚之法备矣。又有纯实之证，非攻不可，带下本为通病，而更用通法，即所谓通因通用也。洁古谓湿热带下，冤结而痛者，先以十枣汤下之；子和治痰实带下，以导水禹功丸泻之；丹溪治痰滞带下，以小胃丹通之，均为痰水结滞，纯实之症立法。若《准绳》所谓肠有败脓，淋漓不已，腥秽特甚，脐腹结痛者，当祛瘀排脓，《金匱》所谓“小腹里急，腹满……，曾经半产，瘀血在小腹”者，宜去瘀破蓄，则又为瘀血结滞，纯实之症立论矣。总之，纯虚之症，治不离于肝脾肾，而极于奇经。纯实之症，治不出于瘀凝痰结。论带至此，其大法已渐备，若再详其细则，考其变迁，则在乎博览各家之专书矣。